

〔美〕斯托夫人

# 汤姆叔叔的小屋

*Uncle Tom's Cabin*



〔美〕斯托夫人 著

# 汤姆叔叔的小屋

翟德章 译



台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姆叔叔的小屋/(美)斯托夫人 著;翟德章 译.-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00.1

(世界经典名著文库·第二辑/程源主编)

ISBN 7-80141-113-7

I. 汤…

II. ①斯…②翟…

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近代

IV. 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0884 号

责任编辑:谢 香

## 汤姆叔叔的小屋

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-62387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海淀海丰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mm 大 32 开本 130 印张 3580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141-113-7/I.34

全套定价:(10 册)165.00 元

本册定价:18.00 元

## 译 序

世界经典名著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是美国女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。作者的全名是哈丽雅特·比彻·斯陀夫人（1811——1896）。作者于1811年6月14日出生于美国东北康涅格州列奇斐市，她父亲是个基督教的牧师，后来在中北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担任兰氏神学院的院长，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清教徒教工。哈丽雅特和她三个兄弟、一个姐姐，自幼受父亲清教思想影响，笃信宗教，关心道德、宗教和社会问题。她的兄弟后来都成为了传教士，姐姐在哈特福德市办小学，哈丽雅特在这里读书，后来就在姐姐的学校里做教师。

1836年哈丽雅和兰氏神学院教授卡尔文·斯陀结婚了，她连生了儿女七人。丈夫体弱多病，家境清贫。作者就是在这种困苦环境下开始写作的，并得到她丈夫的支持。在1851年写成了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。作者还写过几部作品，但艺术成就都无法与本书相提并论。作者于1896年7月1日离开了人世。

本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，其内容是什么呢？

本书是从谢尔比先生的肯塔基种植园欠了债，所以他计划卖一个奴隶给他的主要债主，一个名叫黑利的新奥尔良奴隶贩子。而写起，这个奴隶贩子精明地选中了汤姆叔叔来抵押谢尔比的部分债务。在他们讨论这比买卖交易时，伊莱扎的孩子哈利走进了屋子；黑利又想买哈利，但谢尔比一开始不愿意卖这个孩子。伊莱扎听到这些谈话后吓坏了，她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丈夫乔治。哈里斯，他是邻近种植园的一个奴隶。乔治对主人本来就怀恨在心，因为他完全可以做条件好一些的工作，但主人却让他在地里干活；因此发誓，总有一天要报复冷酷无情的主人。伊莱扎是在谢尔比家较优越的环境里成长的，她恳求乔治不要鲁莽行事。

当伊莱尔得知自己的儿子哈利已被主人卖给了奴隶贩子，就带

着儿子偷逃了。当奴隶贩子黑利得知损失了奴隶，便出来捉拿伊莱扎。可是伊莱扎一开始就特顺利；而且，谢尔比太太为了延迟追捕，故意把早饭开迟了。当追捕者们赶到时，伊莱扎抱着小哈利，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，逃过了俄亥俄河。

在去新奥尔良的船上，汤姆叔叔救了小伊娃的生命；伊娃的父亲出于感激买下了汤姆叔叔，他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因为她父亲对所有的人都很慈善。汤姆叔叔跟随着新主人到了种植园就被任命为马车夫头领。

通过公开拍卖，汤姆被卖给了一个残暴的种植园主，他叫西蒙·勒格里。勒格里酗酒成性，他的庄园房屋已经开始毁坏了。他养了狗，专门追捕逃亡的奴隶。在奴隶们住的房间里，汤姆一星期只有一袋玉米的口粮，他得自己磨成面，烤成饼作为晚饭。在磨房里，他帮助两名妇女磨面，而她们则帮他烤玉米饼子。

在这群奴隶中有个名叫卡西和另一个奴隶埃米琳决定逃跑。她们知道被抓住的后果是什么，便要了个手段，诱使勒格里以为她们躲在沼泽地里。当勒格里放狗去追寻她们时，她们却溜了回来，藏身在阁楼里。勒格里怀疑汤姆知道两个女奴的下落，决定逼他招出实话。他让人毒打汤姆，打得老人既无力说话，也无力站立。

两天之后，乔治·谢尔比赶来，要把汤姆叔叔赎回去，但他来迟了，汤姆已经奄奄一息。当乔治威胁勒格里要以谋杀罪控告他时，勒格里对他抱以嘲笑。乔治冲着勒格里的脸打去，把他打倒在地。

一直躲藏在阁楼里的卡西和埃米琳装成鬼魂。勒格里吓坏了，酒喝得比以前更凶。乔治·谢尔比帮助她们逃跑了。后来，在一条向北驶去的船上，这两个女奴认识了一位叫索克斯的夫人，她自称是乔治·哈里斯的姐姐，由于这一发现，卡西了解到她的女儿伊莱扎全家都逃往加拿大。许多年之后这一家人团聚在加拿大。乔治·谢尔比以汤姆叔叔的名义释放了他家的奴隶。

本书在1852年初版时，在当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考验，本书成了一部经久畅销不衰的经典名著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译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第 一 章 向读者介绍一位善良的人 .....       | ( 1 ) |
| 第 二 章 母亲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1)  |
| 第 三 章 丈夫与父亲 .....             | (14)  |
| 第 四 章 汤姆叔叔小屋里的一个傍晚 .....      | (20)  |
| 第 五 章 活物易主时主人的感受 .....        | (32)  |
| 第 六 章 发觉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42)  |
| 第 七 章 母亲的奋斗 .....             | (51)  |
| 第 八 章 伊丽莎的逃跑 .....            | (64)  |
| 第 九 章 由此可见, 参议员也不过是个人而已 ..... | (81)  |
| 第 十 章 黑奴登程 .....              | (97)  |
| 第 十 一 章 黑奴是想入非非 .....         | (107) |
| 第 十 二 章 合法交易的典型范例 .....       | (121) |
| 第 十 三 章 教友村 .....             | (139) |
| 第 十 四 章 伊凡吉琳 .....            | (148) |
| 第 十 五 章 汤姆的新东家及其他 .....       | (158) |
| 第 十 六 章 汤姆的女东家及其见解 .....      | (173) |
| 第 十 七 章 自由人的奋斗 .....          | (193) |
| 第 十 八 章 奥菲亚小姐的经历及见解 .....     | (209) |
| 第 十 九 章 奥菲丽亚小姐的经历及其见解 .....   | (226) |
| 第 二 十 章 托普西 .....             | (247) |
| 第 二 十 一 章 肯塔基 .....           | (262) |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二章 | 草必枯死——花必凋零·····   | (267) |
| 第二十三章 | 亨利克·····          | (275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预兆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84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小福音使者·····        | (291) |
| 第二十六章 | 死亡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96) |
| 第二十七章 | “世界的末日来临了”·····   | (310) |
| 第二十八章 | 团圆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18) |
| 第二十九章 | 一点都无保障的人们·····    | (334) |
| 第三十章  | 黑奴货栈·····         | (341) |
| 第三十一章 | 旅途中·····          | (352) |
| 第三十二章 | 黑暗之处·····         | (359) |
| 第三十三章 | 凯西·····           | (368) |
| 第三十四章 | 那个第二代混血女人的身世····· | (37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纪念品·····          | (387) |
| 第三十六章 | 爱密琳与凯西·····       | (394) |
| 第三十七章 | 自由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01) |
| 第三十八章 | 胜利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08) |
| 第三十九章 | 计策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19) |
| 第四十章  | 殉难者·····          | (429) |
| 第四十一章 | 少爷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37) |
| 第四十二章 | 真实可靠的闹鬼故事·····    | (444) |
| 第四十三章 | 尾声·····           | (450) |
| 第四十四章 | 解放者·····          | (459) |
| 第四十五章 | 结束语·····          | (463) |

## 第一章 向读者介绍一位善良的人

二月里某个冰冷的晚上，肯特基州P城内某家一间陈设颇为雅致的餐厅中，两位绅士促膝而坐对酌。屋中没有仆人，两位绅士椅子又离得特近，看上去好像在正儿八经地商谈着啥交易一样。

我们之所以把刚才说到的两位都称作绅士，纯粹是为了方便起见。事实上，假如仔细区分，其中的一位严格地讲好像不配“绅士”的称号。这位仁兄生得矮墩墩、胖乎乎，其貌不扬；但却总是装腔作势，自命不凡地露出一副小人拼命捞世界的贪婪像。他衣着过分考究：身上穿一件俗不可耐的花背心，脖子上围着一一条艳丽的带黄点子的蓝围巾，还有一条花花绿绿的花领带。这一身行头打扮和其人的架势倒非常相配。他双手硕大而又粗糙，手指上戴满戒指，身上还佩戴一条沉甸甸的金表链，链上挂着一大堆五颜六色、硕大无比的印章。每逢谈得高兴，他老是手舞足蹈，弄得金链上的印章叮当作响，一副自得的神情。他讲话时随意篡改《摩雷语法》<sup>①</sup>，又不时点缀一些猥亵不敬的脏话。笔者宁可舍其生动，也不愿在此转述。

和他相对而坐的那位谢尔比先生，从外表瞧，倒是名副其实，真正配得上“绅士”的称号。府中的布置、持家的气派都足已说明这户人家生活小康，大概还绰有余裕。如上所写，眼下双方正在正儿八经地商谈啥交易。

“我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吧，”谢尔比先生说道。

“这种买卖我做不成，实在没法，谢尔比先生。”那人一边回答，一边拿起酒杯放在灯前端详。

“但是，海利，你明明白白，汤姆和普通黑奴大不一样啊，到

---

① 作者为美国语法学家摩雷 (L. Murray, 1745—1826)

哪儿都得卖这个价——他办事稳重，为人诚实，并且能干，把我的整个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。”

“你是指黑人那种所谓的诚实吧？”海利一边反驳，一边又毫不客气地给自己斟上一杯白兰地。

“不是，我是说实话，汤姆是个顶好顶好的仆人；他善解人意，稳重可靠，又信奉上帝。记得四年前，他在一次野外布道会上入了基督教；我决对相信他是出于真心相信上帝的。打那以后，我就把自己所有的产业，包括钱财、房屋、马匹都托付给了他；并且让他在这块地方上自由出入，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啥越轨行为。”

“谢尔贝，有些人可不信有啥信奉上帝的黑鬼。”海利肆无忌惮地挥着手讲，“不过，我就他妈的信。上次我搞到奥尔良去的那批里面的确有这么一个——那家伙做祷告就和在布道会上听到的一样。他性情温和，沉默不语。当时我捡了个便宜，因为卖主急于出手，他可为我赚了一大笔，白花花总计六百块。所以说，我老觉得宗教对黑人还是有用的；当然前提是货得好，并且不能瞧走眼……”

“唉呀，你还不要说，再没有比汤姆更好地道的了。”谢尔贝答腔道。“去年秋天，我吩咐他单独前往辛辛那提<sup>①</sup>替我办事，顺带捎回五百元钱回来。‘汤姆，’我对他说，‘你出门办事，我信任你。’果不其然，汤姆如期返回。我就知道他会这样的。有些混球跟他说，‘汤姆，你干嘛不逃到加拿大去？’‘哎，东家信任我，我怎能做出这种昧良心的事来？——这是我后来听旁人说的。平心而论，我还真舍不得汤姆呢。你一定要答应让他抵销我欠你的所有债务才行。海利，假如你还有良心的话，你肯定会答应的。”

“咳，说到良心，在买卖人里，我算够可以的了——还有一点儿，够发誓用的那么一点儿，”那人贩子打趣的说道，“当然，帮助朋友这种合情合理的事，我是会高兴做的。可是你看，这次就太难为人了，太难为人了。”海利若有所思地说，同时没有忘记又往自

---

① 辛辛那提 (Cincinnati)，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一城市。

己杯里倒了些白兰地。

“那好，海利，你说如何办吧？”经过一阵不自在地沉默后，谢尔贝问道。

“这样吧，除了汤姆，再添上一个小男孩或小姑娘，怎么样？”

“哼！——我根本没有啥多余的人。老实说，如今我卖黑奴绝对是给逼出来的，有法子的话，难道你没瞧出，我才不干这种昧良心的事呢！”

正在这时房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四五岁的第二代黑人混血男孩，相貌非常俊秀，非常惹人喜爱。一头黑亮的鬈发柔美如丝；圆圆的脸上一对漂亮的小酒窝；毛茸茸的长睫毛下面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柔中有刚，此时正对着屋内露出好奇的神色。身上那件做工精细、合身熨贴的红黄方格花呢罩衣更是衬托出孩子黑亮皮肤的俊秀。他那略带羞涩顽童般的调皮神情则表明老爷平时对他的青睐与宠爱。

“喂，吉姆·克罗，”谢尔贝先生一边打着口哨，一边抓了一把葡萄干丢给孩子。“赶快捡起来！”

孩子拼命扑倒在地去领享那份恩典，老爷在旁哈哈大笑。

“到这儿来，吉姆·克罗，”谢尔贝说。孩子起身扑了上去。东家拍拍他满头鬈发的脑袋，抚摸他光滑的下巴。

“吉姆，如今给这位先生跳个舞、唱个歌，让他看看你的功夫。”孩子就用清脆明亮的声音唱起一支在黑人中流行的热情奔放、风格怪诞的歌来。他一面手舞足蹈，全身扭摆，不时做出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，不可思议地和歌曲的节拍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“真是呱呱叫！”海利叫道，随手把小半个柑子扔给了孩子。

“吉姆，如今学学古德乔大伯患风湿病时走路的样子瞧瞧！”东家说。

眨眼间，孩子柔软灵活的四肢就变成了残废变形的模样。驼着背、拄着东家的拐杖，在屋内步履艰难而行；他那幼稚的小脸随即也双眉紧皱，露出痛苦不堪的表情，还学老人满地吐痰的样子。两位先生看着都忍不住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好，吉姆”“如今再给我们欣赏欣赏罗宾斯长老领唱赞美诗时的模样。”孩子立刻把自己的圆脸蛋拉得老长老长，用浓重的鼻音哼起赞美诗来，脸上还正儿八经地一副庄严稳重表情。

“好极了，真他妈可以！这小家伙还真行。”海利大声说，“这小子八成是个神童。你听我说，”他突然拍着谢尔贝先生的肩膀说，“加上这小家伙，我们俩的债务就一笔了结，我说话算数。你自己说，还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吗？”

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，进屋来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第二代混血少妇。

不用说，一看便知此女的身份——她是孩子的妈妈。孩子那双黑亮圆润的大眼睛、那很长的睫毛、那柔美如丝的黑髻发，无疑是妈妈的真传。进门时，那女子棕色的脸上本来就有淡淡的红晕，如今面对那陌生来客放肆贪婪的目光，更浮起了一片红潮。她衣着极为熨贴合体，更衬托出她身材的窈窕美丽。那柔嫩的手指、美丽的脚踝也没能逃过那人贩子猥亵的目光。海利这种人逮着瞧漂亮女人的体会，总能把人家身体的各个部位瞧个透彻。

“伊丽莎，有事吗？”东家瞧到她站在那里进退两难的样子，便问道。

“对不起，东家，我在找哈利。”孩子听见便蹦跳着跑了过去，双手提着罩衣的下摆，向妈妈炫耀老爷赐给的奖赏。

“行，你把他领走吧。”谢尔贝先生说。于是那当妈妈的便抱着孩子，慌忙退出门外去。

“真不错！”那人贩子转身向谢尔贝先生叫道，脸上表示出贪婪的神色，“你居然还有这么好的货！把这黑娘们搞到奥尔良去的话，那你就发啦！我亲眼看见有些娘们卖一千多块钱，说真的，货色还未有你这个好呢！”

“我才不想靠她挣啥钱呢，”谢尔贝冷漠地说。为了扯开这讨厌的话题，他又新开了一瓶酒，问对方喝了味道怎样。

“太棒了，先生，绝对上等货！”那人贩子又转过身来，老朋友似地拍拍谢尔贝先生的肩头，继续又说：

“你说来听一下，这黑妇女怎么卖？——我得出多少——你要多少？”

“你听着，海利先生，她是不卖的。”谢尔贝先生回答说，“我太太离不开她的，你就是搬她身体一般重的金子来也不要想！”

“唉呀！女人知道啥！她们所以这么说，完全是因为不晓得算帐！只要告诉她们，一个人份量那么重的金子能买多少块表，多少羽毛与其他小玩意儿，我敢担保她们马上改变主意！”

“听着，海利，此事不要提了。说不行就不行。”谢尔贝先生坚决地说。

“那么，那孩子总要添给我吧？”那人贩子说，“你应该清楚，我已经作出很大牺牲，一让再让了。”

“你要那孩子究竟想干啥吗？”谢尔贝问道。

“哦，我有个朋友正做这档子买卖，想搞一些漂亮的男孩，等养大了再转手卖出去。都得是地道的货色——给那些肯出好价钱的阔老大款们当当差啥的。有一个漂亮男孩左右伺候着，豪门气自然会足得多。这档子买卖可来钱啦。我瞧这小鬼能跳会耍，正是地道的货色。”

“我不会卖的，”谢尔贝先生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先生，我可没这么心狠，让人家母子分别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啊呀，当然罗，这种事情我完全明白。和娘们打交道有时真够麻烦的。我向来不喜欢这种哭哭啼啼、死去活来的场面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可是，先生，事在人为，我办事的风格就是尽量避免这种场面的出现。我说，把那小娘们支开一天或个把星期，然后事情就偷偷地给办了——她还没回来，生米已煮成熟饭。你太太可以给她补偿一下，买几副耳环，或一件新衣服和这样差不多的东西。”

“我看行不通。”

“主保佑，准行！你应该清楚，这黑人可不像我们白人；只要办法得当，他们慢慢就无事了。”海利装出一副坦诚交心的神情说。“别人都这么说，干这档子买卖会让人心肠变硬可我倒从未有过这

种体验。事实上，我做事的方法和别人完全不同。我见过他们直接从母亲怀中抱走孩子拿出去卖，母亲整日嚎啕大哭的情景——劳民伤财，真不划算；货也给糟踏了——有时候甚至弄得卖都卖不出去。在奥尔良我曾经看过一个绝色的妞儿，就是这样给毁了。买她的人并不要她的孩子，那娘们豁出去的样儿可真够吓人的。你猜如何，只见她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口中大喊大叫，直闹得天翻地覆。如今想起来，我心里还直发怵。可是，他们还是把孩子领走了，而她也给关了起来。她立刻就变疯了，整天口中念念有词、胡说八道的，结果不出一星期便一命呜呼。你看，先生，这样白扔了一千块钱绝对是因为办法不当。—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先生，凡事最好讲些人道，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。”那人贩子说罢便往椅子上一靠，双臂往前胸前一放，一副乐善好施、助人为乐的样子，显然把自己当作威尔勃弗斯<sup>①</sup>第二了。

人道话题好像大大引起了这位“绅士”的胃口；因为当谢尔贝先生心事重重地剥着橘子的时候，海利接着又侃侃而谈起来，还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，仿佛旁人请他说，而他又不好意思不说似的。

“自我吹牛老不是荣耀的事情，不过我不同，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相信旁人都信得过我会把最好的黑人供应市场——至少他们是这样向对我说的。我感到自己的确已经无数次做成过这档子买卖——每个都是上等货色——又肥壮又听话，结果我比谁都亏得少。这都得归功于我的买卖之道，而我敢说其中的方针就是人道主义。”

谢尔贝先生听了哭笑不得，只是漫应了一声，“可不是嘛！”

“可我的经营之道旁人还不屑一顾呢！我可没少受他们的讥笑和提醒，说什么此道行不通、没市场。可我却坚信这一点，可是，我收回了他们的搬迁费。”那人贩子为自己的幽默诙谐所感染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海利对人道主义的阐述妙不可言、又新颖，谢尔贝先生听了也

---

<sup>①</sup> 威尔勃弗斯 (W. Wilberforce, 1759—1833)，当时英国著名废奴主义者。

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起来。亲爱的读者，你听了大概也会大笑一回，可是你千万别忘了，这年头人道行为的表现形式真是各样稀奇古怪，人道之士的奇谈怪论更是绵延不绝、更加不胜枚举了。

谢尔贝先生一笑，那人贩子便更来劲了。

“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为啥不能把自己的经营之道塞进别人的脑袋里去。好，比如说我那位家住奈彻茨<sup>①</sup>的老搭档汤姆·罗克吧。其实也是个明白人，可是黑奴却凶得要命——你知道，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。对待朋友他可真是没说的，先生，这是他的原则。我过去常常对汤姆讲，‘何必呢，汤姆，’我讲，‘娘们悲痛欲绝、要死要活的时候，拳打脚踢管啥用呢？真是太荒唐了，’我说，‘这样做压根儿没有益处。再说，她哭哭啼啼又不伤你的一毫一毛，’我说，‘女人们哭哭啼啼是天性，她们老得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情感发泄出来，不要这样就要那样。再说，汤姆，’我说，‘你这样拳打脚踢只会损货折本。她们整天愁容满面、垂头丧气，有时候容貌也会变丑——黄皮肤的女人更是如此——要花他妈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让她们恢复过来。’我说，‘干啥不好言相劝哄哄她们呢？听我的话，汤姆，施舍点人道主义比你整天喊破嗓子、拳打脚踢要管用得多。’我说，‘听我的话吧！’可是汤姆还是不能领会我的意思，毁在他手里的女人不计其数，最后我不得不和他分道扬镳，各奔东西了，虽然他是生意场上的好哥们，讲义气的好搭档。”

“那末你认为你的经营方法要比汤姆的强呢？”谢尔贝先生问道。

“当然，可以这么说，先生，当然是这样的。你知道，我总是千方百计提防出现让人伤心的尴尬场面。比方说买卖孩子这类事——先把孩子他妈搞走——常言道，眼不见心不烦——等到木已成舟、无力回天时，她们也就只好面对现实，慢慢地便没事了。白人可不同，这你也明白，他们从小便知道，保全自己的家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管教的黑奴可不会有这种指望，因此生意便好做多了。”

---

① 奈彻茨，密西西比河岸一港口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家的黑奴训练不得法喽？”谢尔贝先生说。

“那倒也不是，可是你们肯塔基人确实把黑奴都给宠坏了。你们好心对待他们，但好心终究不都是好事。你又不是不明白，一个黑奴一辈子都得东奔西走，今儿卖给张三，明儿卖给李四，天晓得到底卖给了谁。假如他对生活存有各种想法与奢望，从小娇生惯养，那就不是啥好事。因为往后艰苦难熬、东奔西走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他怎么受得了？我敢说，在同一个地方，你身边的那些黑奴会叫苦不迭，而那些在你们肯塔基其他地方干活的黑奴则会欢呼雀跃，幸福得发疯。谢尔贝先生，你不是不明白，每个人老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而我的确相信自己对黑奴已经仁至义尽了。”

“自我感觉良好倒是件好事，”谢尔贝先生轻轻耸了耸肩，露出丝毫不以为然的神色。

双方心里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，沉默许久；海利又说，“那么，你说如何呢？”

“我得好好想想，和我太太商量商量，”谢尔贝先生回答说，“还有，海利，假如你想按刚才你讲的那样静悄悄地把事给办了，我得提醒你最好不要在附近露半点风声；要是这消息在我家仆人中传开，要是大家都明白有人给卖了，那您再想‘静悄悄’也就没门了，我敢肯定家就无宁日了。

“哦，那肯定，我当然一字不提，那还用说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我可是不能等的，到底怎么着你得赶快告诉我。”海利说完便起身穿衣，准备走人。

“那么就er这样，今晚再过来一回，六七点之间，到时我答复你。”谢尔贝先生说。那人贩子躬身出门而去。

“我真恨不得把这个放肆的杂种踢下楼去！”谢尔贝先生见房门已关上，使喃喃自语地说，“但是他知道这次我肯定斗不过他。要是从前有人要我把汤姆卖给南方那些贩卖黑奴的杂种，我马上就会

说，‘你仆人难道是条狗，怎能这样买来卖去<sup>①</sup>？’而如今真没想到，我也不得不做起这种缺德买卖来了。还有伊丽莎的儿子！我知道太太这一关是难得的，汤姆那里也够呛。哎！谁让自己欠这么多的债呢！那杂种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因此步步进逼。”

大概在肯塔基州可以找到奴隶制度最温和的表现形式。该州的农业劳动往往比较舒缓，不像南边那些地方，干活有特强的时间性，季节一到黑奴就会忙得晕头转向。所以，肯塔基的农活更合理，对黑奴的身心健康便有利。另外，这里的庄园主也比较满足于这种慢条斯理的经营作风，不受暴利的诱惑。可是，假如牺牲那些无依无靠者的利益便可换取暴利，那么人心往往会变得冷酷起来，因为人类弱点的天性是挡不住暴利这种诱惑的。

要是谁到这里的庄园走一走，亲眼看见主人的和蔼可亲与宽宏大量，黑奴对主人的忠心耿耿与感恩戴德，他们也许会浮想联翩，想起传说中家长社会那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浪漫景象，可是，在这诗情画意景象的之中，却笼罩着阴森恐怖的阴影——法律的阴影。只要法律仍把这些活生生的黑人（他们一样具有跳动的心脏以及七情六欲）当作奴隶主的财产；只要奴隶主（不论他们有多善良）仍有可能因为破产、天灾、人祸或死亡让黑奴失去生活的安逸与保障而堕入痛苦与劳苦的深渊，那么，不管奴隶制的表现形式是多么温和，黑奴是不可能真正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的。

谢尔贝先生是一个特别平常的人，性格温和，为人善良；在他四周的人老觉得轻松自在。在他庄园里，黑人只要伸手就不会拿不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。可是他投资规模大，又欠深思熟虑，因此负债累累。他的大部分债据落入了海利的手中。这一点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两人对话那一幕。

事情也碰巧，伊丽莎走进门口时，偏偏听到屋内两人的谈话，伊丽猜得出有一个黑奴贩子正向老爷出价想买啥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详见《旧约圣经》“列王纪下”第八章第十三节。依据上下文意思，译者有所改动。

她从门里退出来，本想站在门口听个明白，不巧这时女主人喊她，因此无奈赶快离开。

她还是认为听到了那黑奴贩子出价要买她的儿子——难道自己听错了？她心慌意乱，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孩子很紧搂在怀里，搞得孩子十分惊奇，直愣愣地看着母亲。

“伊丽莎，妹子啊！你今儿是怎么的了？”女主人关心地问道，因为伊丽莎撞翻了装洗涮水的大壶，撞倒了干活的木架，最后当女主人要把她从衣柜里取一件真丝上衣时，她却心不在焉地拿来了一件睡袍。

伊丽莎大吃一惊。“啊，太太！”她抬起头叫道，紧接着便靠在椅子上哭泣不已，顷刻间泪流满面。

“啊哟，伊丽莎，我的孩子，你这到底是为啥？”太太问道。

“哦！太太！太太！”伊丽莎说，“有一个人贩子在厅里和老爷商量着啥，我都听见了！”

“行了，傻孩子，那又如何啊？”

“啊，太太，您说东家不会把我的小哈利给卖了吧？”这可怜的人儿又倒在椅子上痛苦不已，浑身发抖起来。

“把哈利给卖了？绝不可能！你这傻妹子，想哪去了？你又不是不明白，东家可从不跟南边的黑奴贩子来往；只要大家规规矩矩，东家一个也不会卖。再说，我的傻孩子，你以为哪个还愿意买你的小哈利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你一样把他当宝贝？你这傻瓜，行了，快乐一点，快把我上衣扣好。这就对了，来，快把我头发梳一下，就梳成你那天刚学的那种发型；以后可不要去当啥隔墙耳了。”

“是，太太，可是您可不能答应……”

“那还用说，孩子，你尽管放宽心，我绝不会同意。你瞧你都胡说些啥呀？我就是卖我自己的骨肉，也不会卖你的小哈利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对那小家伙也未免太那个了，只要有人上门，你就神经兮兮地以为旁人就是来卖你那宝贝儿子的。”

女主人有准儿的口吻让伊丽莎吃下了定心丸。于是她又开始给